

安藤忠雄建築之旅



市井萬象

「安藤忠雄全球巡迴展北京站·青春」現正於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舉行。展覽通過再現經典建築作品、建築模型、設計手稿、獨有影片、旅行筆記、照片等展現建築大師的傳奇人生。圖為觀眾參觀安藤忠雄代表作之一法國巴黎證券交易所的設計比例模型。

中新社



區塊鏈世界裏的梵高

若說近來藝術世界搶盡風頭的新玩法，非NFT（中譯「非同質化代幣」）莫屬。先是今年佳士得春拍現場，當代八〇後數碼藝術家Beeple的NFT藝術作品《每一天：前五千元》以逾六千九百萬美元的天價成交，而在這之前，其作品售價僅僅是一百美元。宛若在因為疫情持續和經濟不景氣而久未見新鮮刺激的藝術市場投下一枚巨石。之後，藝術家、收藏家、明星和商人或為好奇、或為逐利而介入，擁躉愈來愈多，影響愈來愈大。

顧名思義，NFT藝術品的最大特色在於其獨一無二且無可替代。以往，數碼藝術品的所有權、獨特性和價值皆難以確定，因其太容易在互聯網世界中被上傳、複製和分享。而在NFT語境下，每一件數碼藝術品的創作、買賣和流轉都透明、公開且有據可查。透過Open Sea和Nifty Gateway等NFT交易平台，藝術家將數碼藝術品標價後上傳，藝術愛好者可瀏覽並競拍不同的藝術品，拍賣公司亦可介入，設計不同的拍賣專場以吸引不同藏家群體的目光。一切都不需要實物載體，都可在虛擬空間內



黛西札記
李夢

完成，而如果你想進入這場遊戲，只需一個NFT賬戶和區塊鏈錢包便已足夠。

或許你會問：為什麼NFT玩家會對投資及買賣這些「看得見卻摸不到」的藝術品如此熱衷？當然，疫情令到人們的社交習慣由線下轉為線上是其一，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NFT大舉介入藝術品市場，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藝術投資與收藏的既有邏輯。曾經，頻繁出入高檔畫廊、在蘇富比或佳士得等拍賣場競投的藝術愛好者往往非富即貴；梵高或是畢加索等著名畫家的著名作品掛在家中，每每成為身份、財富和地位的象徵。而在NFT的世界裏，一切被抹平、顛覆甚至重構了：即便你不是畫廊或拍賣行的VIP客戶，也能在網上自在參與競投；而那些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在區塊鏈系統中的售價可能遠遠不及一位初出茅廬年輕人的信手塗鴉……

當全世界都在關注平權、關注個性的張揚時，NFT為藝術世界的平權增添一枚頗具分量的籌碼。現在討論NFT是否有泡沫、會否式微或為時尚早，不如靜觀其變，且看區塊鏈世界中會否出現新時代的梵高和畢加索吧。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巴青縣是什麼地方，有什麼景點？其實筆者在三天前也不甚了解，只知道它是由西藏那曲市去昌都市的必經之地。

筆者在十月十日早上八點半開車，在那曲市喝了羊肉湯，下午六時左右抵達預定的酒店。筆者進房間還完稿後，本想出去踴躅，上網搜尋後未發現有什麼地方好去，便打開電視，擬看深圳衛視的《直播港澳台》，那是筆者認為在內地做香港時事內容的佳節目。怎知始終找不到信號源，唯見電視主頁有電影、電視劇可選，便打開「電影」一欄，見到顯著位置有《一級指控》這部電影，並附有方中信的造型照。筆者心想：實在離港太久了，竟然不知道這部電影上畫。點擊播放時，屏幕顯示要收四十九元人民幣月費，筆者心想四十九元可以看一個月，划算。

電影一開場見到演員張松枝扮演的警察，筆者頓感親切。因為張松枝在另一部電影曾扮演過新聞統籌專員，看見大屏幕上他扮演筆者擔任過的角色，感覺很好玩，於是對張松枝留下深刻印象，更更有興味看《一級指控》。這是一部香港的律政片，取景都是在中環、金鐘，那也是筆者多年前打拚的地方。人在西藏看見家鄉這熟悉場景，更感親切。

在西藏巴青看香港電影「首映」

筆者有個習慣，每逢看到不錯的電影或劇集，會上網查看是何時何地拍攝。一搜看到有港媒報道《一級指控》，而令筆者嘖嘖稱奇的是：這報道竟是二〇二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五點半時登出來的。筆者豈不是在西藏巴青縣看到香港剛上的電影？更令筆者驚異的是：據報道說這部電影會安排在十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上映。筆者卻在十月十日晚上看完該電影的普通話和粵語版本。有內地朋友在朋友圈引到筆者的喟嘆，便問是否盜版？首先筆者是付了費的，再細看電影播出的右上角是有列明版權來源的。筆者在電影開頭見到一列內地公司名字，結尾時也看到一批香港製作公司名字。筆者相信：這是內地投資、以香港律政風雲為背景、由內地市場龐大，為了資金早日回籠，便安排在收費頻道播出。而香港電影院則稍遲。《一級指控》以香港法庭戲為主，主演是方中信、譚耀文、陳家樂、張建聲、何珮瑜、鮑起靜等一眾香港演員，未見內地演員擔任主角。這部電影的製作及播映安排，是否反映了兩地在影視合作的一個趨勢呢？香港口味如法庭戲也是能吸引內地觀眾的，故有內地資金投資，且全是在香港拍攝。但香港電影院播映安排在內地收費電視之後。這是一些端倪，也是筆者的猜測。

何以文藝交流

應該要具體地學習，可參照內地文藝教育方面的相關方法，如設立和推行普及藝術教育，乃至拔尖人才教育。這樣有助創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和建立更強更好的藝術團隊。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需從中華文化開始，香港才有足夠底蘊與西方文化進行交流。很多時候，香港社會僅把藝術交易當作交流，例如經常強調Art Basel等展會如何如何成功。這些展會側重於藝術品銷售及交易，不能說沒有文化藝術交流，但其本質更似是一個金融投資活動。故此它只是文化藝術發展的一個部分，還可能帶來一些不良後果，比如令普羅大眾覺得藝術豪宅化，並且遙不可及。藝術當然不應該豪宅化；健全中小學藝術教育應避免這些誤區。因此，在我看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首先需要制定一套「文化體育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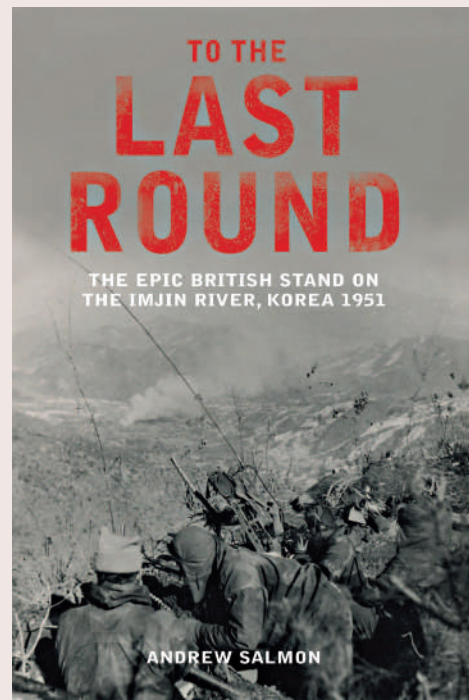
法」。韓國等地已經設立類似法例，內地亦然，只是香港一片空白。

另一方面需要考慮，如何進行「對外」交流，香港是否應該設立一個真正以文化交流為本的平台？像歌德學院、日本文化交流基金會那樣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或者是以「一帶一路」為主題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協會」類似平台，又或者透過貿發局、旅遊協會等資源，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文化交流策略布局，才能夠引起更廣泛的關注。

旅遊與文藝、體育息息相關。文藝、體育辦得好，社會自然充滿建設性的氣氛，進而帶來更多旅遊資源。

需考慮的還有文化設施。西九文化區目前尚未見其帶動全港社區積極發展，這也應該進行一些檢討工作。

漫長的一戰



▲英國軍事史學家安德魯·薩蒙的著作《最後的戰鬥：英國兵眼中的朝鮮戰爭》。

資料圖片

浪」這個重要優勢，包圍多個戰略要地，打通部隊之間的界限。

書中還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視角，即英軍第二十九旅不少士兵之所以能夠活命，就是由於志願軍手榴彈威力不夠。如果不是志願軍與西方軍隊在武器裝備上存在巨大差距，英軍的傷亡將不堪設想。但不得不說，中國的機槍手與迫擊炮兵都是一流的。而英軍面對這樣的對手，是難以戰勝的。

曾親身赴朝作戰的英軍士兵吉姆·雅各布斯，在他的回憶錄《一個英國炮兵眼中的朝鮮戰爭》序言中開誠布公地承認，當他們到達目的地後才恍然發現自己陷入了戰爭泥潭，而其酷烈和危險程度並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也是英軍士兵始料未及的。

他寫道：在遙遠的古代，當一個國家的領土遭到外來侵犯的時候，國王會親自披掛上陣，率領軍隊馳騁沙場。而到了現代，政客們圍坐在環境舒適的會議桌旁邊，做出如何讓一些人為他們浴血拚殺的

決策——這些人要以鮮血，甚至是生命為代價。雖然書中他從軍人角度試圖為英國派兵參戰辯護，但不能否認的是，戰爭結束後老兵們並非都能最終歸國，有些人長眠於遙遠的異鄉，永遠不能回家了。最為可悲的是，有一批人的犧牲仍未得到承認，另有超過三百名犧牲士兵的家庭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政府的撫恤。

實際上，安德魯·薩蒙在書中提到了英軍士兵對戰爭的厭惡。比如英軍經常被美軍用來作掩護、殿後的任務，英國軍人對美軍總是使用他們當「擋箭牌」頗為不滿，前文說到的格洛斯特營，正是執行這樣的任務才差不多被中國志願軍全殲。由於受到戰爭的巨大創傷，英國老兵們幾乎不與外人談論他們的經歷，只有當老兵們重逢時，他們才會說起，但就像某人所說的那樣，「每當我們在一起，就感覺子彈在耳邊飛。」

回顧歷史，在英國決定參戰時，國內還是有反對聲音的。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授格蕾絲·赫克斯福德在《英國的朝鮮戰爭：公民、自我和遺忘》一書中說，當朝鮮半島爆發衝突時，許多英國人擔心會發生最壞的情況，一些人甚至考慮重新挖掘他們的掩蔽所或囤積食物，焦慮很快就變成了恐懼，而這種情緒一直主導着英國人對戰爭的態度。

這根源源，是基於以下幾個因素：朝鮮半島與英國太過遙遠且沒有歷史聯繫，戰爭前許多英國士兵甚至在地圖上都找不到朝鮮。戰爭所宣稱的目標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嚴重，有士兵在開戰一年之後甚至寫道，「它的無用性每天都變得越來越明顯」。最後是自從中國加入了戰爭，就完全扭轉了局勢，英國公眾在大量的觀察和等待中失去了耐性，這場戰爭逐漸從報紙的頭版上消失了。以至於士兵們回家後，公眾完全無動於衷。

格蕾絲·赫克斯福德說，這種普遍的冷漠不是短暫的，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持續產生影響。就像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鮮停戰協定一簽署，英國不顧美國的態度，第一時間就開始撤退。倫敦很清楚，這是他們所經歷的最漫長的一戰，他們在這個地方待得太久了。

近，而當雄是有京藏高速直通那曲市，對筆者行程來說也算方便。

筆者沒有去成納木措「聖象天門」，十月十日清早出發去當雄時，一跨過山頭，驚鴻一瞥，眼前一亮，連綿的雪山和大湖就在眼前，納悶何來在納木措旁有這麼一個「措」？原來這是納木措北部景區。筆者建議讀者如是自駕，不妨開車來這裏，既不收費，也不用走土路，景色不遜於「聖象天門」。

要擱筆了，否則明天沒精神跑四百多公里去昌都——這個在我國和平解放西藏歷史中有着重要角色的城市。詳情如何，筆者到了昌都再和大家分享歷史。（西藏篇十三）



▲前往當雄國道旁邊的納木措北部景區風光，引人駐足。

作者供圖